



宗教与世界丛书
THE WORLD AND RELIGION SERIES

神学与形而上学

THEOLOGY AND METAPHYSICS

[英]詹姆士·利奇蒙德 著
James Richmond

朱代强 孙善玲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神学与形而上学

THEOLOGY AND METAPHYSICS

詹姆士·利奇蒙德 著
James Richmond

朱代强 孙善玲 译

宗教与世界丛书 THE WORLD AND RELIGION SERIES



四川人民出版社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7·成都

(川)新登字 001 号

Theology and Metaphysics

James Richmond

本书的翻译出版经作者 James Richmond 授权，
根据美国纽约肖肯书局 1971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汪 漪

封面设计：文小牛

技术设计：何 华

·《宗教与世界》丛书·

神学与形而上学

J. 利奇蒙德 著

朱代强 孙善玲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金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6.25 插页 4 字数 140 千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3 次印刷

ISBN 7-220-03689-2/B·139

印数:5001—10000

定价:8.70 元

序 言

写作这本小书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对我早些时候写的 ix 一本书中阐述过的论题^①，我想作进一步的探索与更加明确的阐述，因为这些论题在我及另外一些人看来有必要加以进一步的讨论。作者希望这种阐述的一个方面将是把见于欧洲大陆哲学和英语国家的后分析哲理神学二者中的一些思路联系起来，而时至今日，一些人仍以为这些思路是迥然不同的，是不相关联的。也就是说，作者希望本书将对一些地理上不相关联的哲理神学类型加以一定程度的调和。第二，我想要对当代之专注于和致力于自然神学问题有所贡献。我希望在下面的章节中论证，近来的神学史和哲学史都说明这个问题不是神学家和哲学家所能置之不顾和加以摒弃的。而且，就这一问题的神学方面而论，据我看，坚持认为本世纪过去 25 年间许多神学家抱着

^① 《信仰与哲学》(Faith and Philosophy)，伦敦和费城，1966 年版。

下述信念进行探究存在着真正的危险，并非没有道理：传统上围绕“自然神学”这一古老术语而产生的诸问题现在已终于解决了，将来神学构建必须脱离可能给予这些问题的任何解答来进行。任何这样的信念，如果认真地加以坚持并坚定地付诸实践，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神学的自杀；本书正是根据这一论点来写作的。

作者并不想在这里宣称本书讨论与阐述的探索自然神学的X方法是唯一的或最佳的方法。相反，作者非常同意当代那些呼吁在神学上实行多元主义的人的主张。例如，E.L. 马斯科尔(Mascall)在强调当代人类境况的复杂性和人在气质与成就方面的巨大差异之后这样说：“基督教有神论如果要显示自己对构成今日人类的形形色色的个人的关系与吸引力，那么很可能需要提出不是一种而是多种探索方法。”^① 还有约翰·麦奎利(John Macquarrie)博士，他把60年代中期的神学(“浅薄的涉猎者的衰落”)描绘为通俗读物的神学、《时代》杂志文章和电视采访的神学，然后他预言，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时代，那时将有内容翔实但却往往艰深的神学著作问世，对神学问题进行真正深入的探索。他在提到那些几乎居于一切有关基督教的讨论的中心地位的老问题之后说：

我并不认为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的方法只有一种。我承认，每当我打开一本神学著作，在首页上读到“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时，厌烦之情便油然而生！神学很可能是多元的，我既看不到实现一种神学大综合的可能性，也看

① 《神学与未来》(Theology and the Future)，伦敦，1968年版，第58页。

不到一种神学取代其他一切神学的可能性。神学家们将对付他们认为最重要的问题，采用他们认为是最有效的方法。其中有些问题是新的，但也有过去遗留给我们的大量未解决的问题；同样，有些方法和观点也许是新的，但在圣经神学、存在主义、过程神学、解经学、现象学等等当中仍有研究不完的内容。^①

这些是至理之言，我十分赞同。然而，尽管我否认在我勾勒的探索方法中有什么独特性，但我得说，这种方法采纳并综合了近来哲理神学中最重要、最有关系的洞见与方法。

换言之，我说本书没有多少独创性，意指读者在这儿或许见不到许多他们通过大量的书籍、论文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新材料（只不过这些材料很分散，也许使用不便）。但我得声明本书具有某种《所罗门智训》式的独创性；即是说，本书尽管 xi 没有介绍大量全新的材料，但作者希望书中描绘了旧材料间的某些新关系；作者还希望自己或许能帮助一些读者用崭新的方法来看待旧材料，这将加深他们对近年来谈论和写作的许多东西的重要性的认识。

关于书名，在这里说两句或许有益。选择《神学与形而上学》作为书名当然并不意味着本书自诩将详尽探讨神学与形而上学思辨之间的关系这一艰深的问题（但作者希望本书确实对这一问题有所阐明）。书名的来源是这样的。在 19 世纪最后 30 年间，德国有影响的杰出系统神学家阿尔布雷希特·利奇尔

① 《神学的下一步是什么？》（What's Next in Theology），载纽约协和神学院校友杂志《塔》（The Tower），1969 年春季号，第 3 页。

(Albrecht Ritschl) 发表了他的《神学与形而上学》^① 他在书中呼吁现代神学完全地、最后地脱离各种形式的形而上学思辨。利奇尔的这部著作有两重意义：一方面，书中的论证以自康德以来的许多尚无定论的反形而上学辩论是站得住的为前提；另一方面，贯穿全书的主张对后来的新教神学思想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受其影响者不仅有利奇尔学派的成员本身，而且有本世纪初受业于该学派的 20 世纪重要的反形而上学神学家，例如卡尔·巴特 (Karl Barth)、鲁道夫·布尔特曼 (Rudolf Bultman)、狄特里希·朋霍费尔 (Dietrich Bonhoeffer)。因此，这个书名是剽窃来的，但我得补充说，这是公开地、故意地剽窃。利奇尔的书代表了一种寻求独立于一切形而上学的看法与图式的基督教思想并对这种思想产生了影响；而我这本小书则反其意而用之，坚决主张任何令人满意的、健全的基督教神学绝不能离开某些综合的形而上学的图式或看法，脱离了它们，这种基督教神学便无法构建，因为正是它们，用某种方法将人类在最广泛意义上获取的关于世界的经验和知识连接为一个合理的统一体。

如果这本书能帮助读者认识到情况的确如此，并激励读者 xii 去严肃思考传统上归在“自然神学”名下的诸问题，那么作者便十分满意了。关于本书的写作，我得再一次深深感激我的妻子，她不仅给我以许多实际的帮助，而且表现出很大的耐性。

詹姆斯·利奇蒙德

于兰开斯特大学

^① 波恩，1881 年和 1887 年版。

《宗教与世界》丛书

总 序

提起宗教，人们往往想起西天的佛，天上的神；然而，宗教就在我们周围的世界里。提起宗教，我们自然想起寺庙的烟，教堂的顶；然而，宗教就在人们的心中。

作为历时最为久远、分布最为普遍、影响最为深广的人类现象之一，宗教与人的世界紧密相联。人类文明的各个部门，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从哲学思想到文学艺术，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从道德伦理到惯例习俗，从科学理论到音乐美术，无论是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共同素质，还是个人的心态结构和行为模式，都同宗教有着起初是浑然一体，尔后又相互渗透的关系。

马克思说：“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人就是人的世界”，要理解人，就要理解这个世界；要理解这个世界，就必须看其理论，挈其纲领。

当代宗教学家贝格尔说：“宗教是人建立神圣世界的活动。”世界是人所理解的世界，要理解世界，就要理解人；要

理解人，就必须考察其一切活动，其中包括人为世界立法，寻求或建立意义世界的活动。

现代宗教思想家蒂里希说：“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人有种种关切和追求，但人不同于世间万物，因为人有精神性的、超乎自然和超越自我的关切和追求；人不但有对自我的意识，有探索人生意义的愿望，而且有对终极存在或宇宙本原（尽管对之有不同的理解）的意识，有探索它并同它和谐一致的愿望。要理解人与世界，就必须研究形形色色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其中包括这种精神性的终极关切，包括这种超越自我而与终极存在和谐一致的愿望。

这一切，都与宗教有关，都显示出宗教与世界的关系。

在构成世界上各种文明的物质生产、组织制度和思想观念三个层面中，宗教同第一个层面相互影响，同第二个层面相互影响又相互重迭，同第三个层面既相互影响相互重迭，而且在其中还往往居于深层和核心的地位。在了解世界上各个民族或国家，了解它们的文明或文化的时候，我们应该尽力兼及于它们与宗教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兼及于它们在各方面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与其宗教的广泛深刻的关系；应该尽力从第一和第二层面深入于第三层面，深入于精神核心。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力求在对各族各国的社会文化和人类文明的认识中，增添角度，拓宽视野，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进而达到不仅识其形，而且知其神的境界！

对于宗教的人生观世界观内涵的研究，在我国应属一个“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领域，在这个领域，我们应该尽力从全世界的思想资料中，了解全人类的各种看法；应该尽力从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借助对这些思想资料的思考和批判而提出

自己的看法，从而增进人类对自己、对世界的理解。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力求从这些思想的无尽长河中，掬起涓滴奉献国人，并且期望在不久的将来，国人可以将新鲜的活水，汇入其中！

何光沪

1988年1月 于北京

中译本序

“神学与形而上学”，这在国人心目中，甚至在我国知识界心目中，似乎是一切学科或学问中最无聊最空洞的两种，也许还不配列入学科或学问的队伍之中。

倘若把这两个词换成“宗教与哲学”，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国人尤其是知识界，多半还承认宗教是一种强大有力的现实，因此不能不认识认识，多半也知道哲学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思想，所以颇值得了解了解。

如果说，后一种想法以事实和常识为基础，那么，前一种想法则以无知和偏见为基础；后一种想法能够成立，前一种想法则不能成立。须知，神学是宗教的理论表述，不认识神学，就不能深刻认识宗教；形而上学是哲学的本义或祖宗，不了解形而上学，就不能真正了解哲学。用语言和概念、逻辑和理性来表述世界人生的终极意义问题，即作为一种强大有力的现实的宗教问题的那种理论，形成了一种丰富而实在的学问；开启

了一种博大精深的思想潮流并一直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那种理论，构成了一门丰富而实在的学科。神学与形而上学，是丰富而实在、历久而不衰的学科，是只要人还是人，就一直要存在下去并继续发展的学问。

游人在西湖或黄山游览时，或者在上海或北京逛街时，总需要看看地图，知道自己此刻处于什么位置，前边是何去处。旅客住在一幢房子里，总想要打听打听，知道这是一座国营宾馆呢，还是一家私营客栈，是一所学校呢，还是一个机关；至少，知道这幢房子的主人是何许人，是善良友好还是奸诈凶狠，这对旅客来说不是没意义或无所谓的。我们都是这个世界上的游人，都是这个世界中的旅客，所谓“人生旅程”，所谓“人生如寄”是也。形而上学家，就是力图绘制世界地图并标出人在其中位置的人；而神学家，就是力求探究世界及其主宰的性质并且同我们谈论此事的人。人只要还是有精神有思想的人，就免不了这种探究，不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是偶一为之还是一以贯之。这就是这两门学科一直存在并继续发展的原因。

当然，读者手里这本书，并不是要给大家讲这点浅显的道理。这本书讲的是问题本身，就是说，它讨论的是世界全景的探察和描绘，人在其中的位置，以及这个世界有没有一位主宰即上帝的问题。

当然，在西方也有不少人反对神学或形而上学，但是这些人的一大代表罗素也承认，神学和形而上学讨论的是“许多对人类极为重要的问题”。至少，人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及其主宰力量的根本性质想要有所了解，不论答案如何，这对人的生活方式是有重大影响的。在西方（其实在哪里都一样），关键不在于这类问题是否重要，而在于它们能否解决或

能否用理性思辨的方法来解决，也就是说，哲学能不能在宗教中发挥作用，形而上学与神学的关系究竟如何。

哲学在宗教中具有极大的作用，宗教对哲学也有极大的影响，这是古今中外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事实。但是，自近代以来，西方思想界兴起了一股反形而上学思潮。这股思潮对神学与形而上学的看法可分为两种。一种认为对上帝的认识和信仰只能得自神的启示或人的体验，所以只能有启示神学；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思辨无助于宗教，不能据以认识上帝，所以不可能有自然神学（即凭借人的理性从自然现象推知上帝的一类神学）。另一种认为，人的认识只能依据经验，人在经验的局限中不能认识超验的事物，所以形而上学的思辨是无益的，以之为基础的自然神学也是不能成立的。前一种看法流行于欧洲大陆，后一种看法流行于英语国家（当然，在欧洲大陆和英语国家的思想家中，也有不少人反对这些说法）。

利奇蒙德的这本小书，一方面概要地考察了这两种看法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又以人类经验为基础，构筑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框架，用以重新确立自然神学。他逐一描述并分析了人类的宗教经验、道德经验、人生体验、历史及自然这五大经验领域，认为这些领域的偶然性和解释上的非自足性，都指向了自身之外的一个超验的、人格的、创造性的根据，经验世界是来源于并依赖于这个根据即上帝的。在讨论不可感知又能自我揭示、卷入时空世界却又超越时空世界的上帝概念如何能具有合理性时，作者深入详尽地讨论了“自我”概念所具有的类似性质，从而既为上帝概念的合理性作了论证，又使我国读者对近年来用得滥熟的“自我”这个概念的深层含义，得到了某种全面深入的理解。

为了绘制一幅完整的“世界地图”，并标出人在其中的位置，利奇蒙德在本书中还介绍并运用了现代认识论当中的“看作”和“体验为”这种影响很大而我国介绍很少的新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的感知活动是渗透着“解释”成分的，认识并不是纯客观的超然的“反映”，而是一种能动的解释过程。读者从这里可以获得的東西，具有超出神学与形而上学范围的价值，同时也证明，这两门学科的理论内涵，对于人的思想能力具有重大价值。这些认识理论，以及书中对现代宗教哲学中几则著名寓言的介绍，对这些寓言隐含的观点的分析，最终当然是要引出有神论的结论，以证明哲学上的或形而上学的有神论不但是对世界作出清晰完整的解说所必需的“整合剂”，而且是宗教的上帝观必不可少的重要补充。然而，其中蕴含的有趣思想和深刻洞察，在长期习惯于经验的和狭隘的思维方式的我们看来，确实有登楼临风，大开眼界之感。

不论我们是否赞成作者的结论，不论我们对世界的“全景”以及世界的“主宰”或“根基”有何看法，我们总无法否认，这些问题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是不能不想一想的。我们是世界的过客和房客，但是，只要我们不愿做不知东西南北的糊涂旅客，只要我们不愿扮初进巴黎城的刘姥姥，我们就得思索一下这些根本问题，不论是用宗教和神学的方式，还是用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方式。说到底，这两种东西是在用不同的语言和方式，探讨着同一些根本问题，即有关宇宙人生本原的问题。这当然是一个千古之谜，是一个旷世奇迹。它们就像茫茫荒原上的金字塔和斯芬克司，我们怎么能望着一个，却忘了另一个呢？

何光沪

1989年3月于京郊西八间房

目 录

序 言	(1)
第 1 章 自然神学问题：欧洲大陆	(1)
第 2 章 自然神学问题：英语国家	(24)
第 3 章 理论与实践中的“看作”	(55)
第 4 章 寓言、模式与观点	(87)
第 5 章 有神论的证据	(110)
第 6 章 有神论的结论	(140)
索 引	(185)

第 1 章

自然神学问题：欧洲大陆

I·1 首先有必要探究本书中“自然神学”指的是什么。¹最好的办法或许是简要考察几种定义。“自然神学传统上指人类理性无需（超自然）启示的帮助便可获得关于上帝和神圣秩序的知识。”^①这一定义反映出对“自然的”和“理性的”这两个词的理解与柏拉图—斯多葛学派相同；因此，“自然神学是对上帝之存在这个问题的理性的思索”。^②这一术语也可从另一种不同的定义的立场加以有益的考虑；这样，自然神学可以定义为这样一个术语：“该术语就关于存在的一般学说必然包含关于上帝绝对存在的某种陈述而言，适用于形而上学本体

^① 见艾伦·理查森编：《基督教神学词典》（A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Theology），伦敦，1969年版，第226页。

^② 同上。

论”^① 在这一定义中，关键词是“必然”。使用该词的逻辑是确信，在描述存在时若不涉及上帝之存在便不能对存在本身（一般实在）作全面而充分的描述（“学说”）。对此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该定义是在断言为了以某种方式解释实在，涉及上帝之存在是必然的。这就意味着，一种自然的（或理性的）神学必须在某种意义上使一个令人迷惑的世界变得清晰；它必须是一种解释性的或说明性的理论。^② 考虑另外一个术语即“形而上学的神学”或许也有助益，因为这个术语过去被认为是自然神学的同义词。^③ 在 R·W·赫伯恩（Hepburn）看来，形而上学可以被认为是构建某种关于“存在”（一般实在）的科学以便我们能以某种方式透过“现象”而达到“实在”。赫伯恩进一步主张，形而上学家的目标已包括了“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的看法进行系统的描述”^④。因此，不难明白为什么许多理性神学家赞同形而上学家的事业：形而上学神学家试图透过事物的现象而达到它们在（作为原因的）上帝里的实在；他们努力使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的看法体系化，而这个世界必然包含神圣的秩序。

I·2 依照这些定义，不难列举出自然神学的某些明确特点。第一，自然神学必须是一种理性的构想：它必须求助于人类的理性，求助于为周围的世界所迷惑而思考着、反思着的

① 见卡尔·拉纳和赫伯特·沃格利姆勒合编：《简明神学词典》（Concise Theological Dictionary），伦敦和弗赖堡，1965年版，第307页。

② 欲知自然神学的这一方面，参见 G.F. 伍兹：《神学的说明》（Theological Explanation），伦敦，1958年版。

③ 见《基督教神学词典》“形而上学”词条，该词条的撰写人是罗纳德·W·赫伯恩。

④ 同上书，第212页。